



我的文學路

text / 趙天儀

臺中州，包括彰化、南投及臺中。

我的臺中文學起源自小學時期，三年多日文教育、短期的臺語漢文教育、三年的北京語國語教育。臺中師範附小的六年級級任老師徐德標告訴我：「趙天儀，你到臺中一中，不但要讀教科書，還要讀課外的書，你要讀歌德與莎士比亞！」

初中時期，楊錦銓老師教國文，教五四以來的散文及明清小品文。讓我們創刊《臺中一中初三上甲組報》，班長陳正澄任發行人，李敖當總編輯，趙天儀當副刊編輯。與李敖來往，讀《開明少年》、《中學生》等雜誌。

高中時期，倪策老師教國文，他說：「趙天儀，像一個浪漫詩人，一天到晚風花雪月，像彩虹一閃，曇花一現，沒了！」他教我念「哲學」。

臺中文藝青年相聚，有白萩、蔡淇津、游曉洋、姚恆（徐月桂）、趙天儀等，開始在《公論報》（藍星周刊）、《臺中民聲日報》等發表新詩與散文。

1964年6月15日《笠詩刊》創刊，發起人有吳瀛濤、詹冰、陳干武、錦連、趙天儀、白萩、黃荷生、薛伯谷、王憲陽、杜國清、古貝、林亨泰等十二位。至今已將近五十年，發行294期，在臺中中部創刊，已成全國性臺灣現代詩誌。國內外交流有世界詩人大會、亞洲詩人大會。陳干武、金光林、高

橋喜久晴、白萩等創刊《亞洲現代詩集》。

陳干武、趙天儀、白萩、吳麗櫻、蔡秀菊、賴欣、岩上等創刊《臺灣現代詩》，第一任社長為白萩，第二任社長為吳麗櫻，第三任社長為賴欣。

兒童刊物《滿天星》創刊，洪中周、陳干武、趙天儀、蔡榮勇、岩上等相繼主編。經臺灣省兒學文學協會、臺灣兒童文學學會等不同時期的發展，至今還繼續運作。

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由鄭順娘創立至今，創刊《綠川文藝》，舉辦「個人生命史」文學徵文比賽，已出刊六輯文集，值得一提。

鄭順娘、趙天儀、陳干武、蔡秀菊等在臺中市舉辦「新詩童詩創作研究會」多年，值得回顧。

靜宜大學創辦《全國性兒童語言與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由許洪坤、海柏、鄭邦鎮、趙天儀等創辦，經文學院時期、人社學院時期、外語學院時期，已出刊論文集十多冊，李家同校長、趙天儀院長還舉辦一次《兒童文學國際會議》並出版論文集。

同校中文系及臺灣文學系舉辦《張文環文學國際研討會》、《楊逵文學國際研討會》、《巫永福文學國際研討會》，均有論文集出版，今年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創系十周年，舉辦「大眾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系主任張靜茹主持並出版會議手冊論文集。

真理大學牛津文學獎已十六屆，舉辦過《巫永福文學會議》、《陳干武文學會議》、《林亨泰文學會議》、《錦連文學會議》、《李魁賢文學會議》以及《趙天儀文學會議》均有論文集出版。

由邱若山、趙天儀主編《陳垂映集》四巨冊，含中文版二冊、日文版二冊，長篇小說《暖流寒流》由東吳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賴錦雀教授翻譯，為臺灣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聯盟在日本東京出版的代表作之一，1999年11月由臺中縣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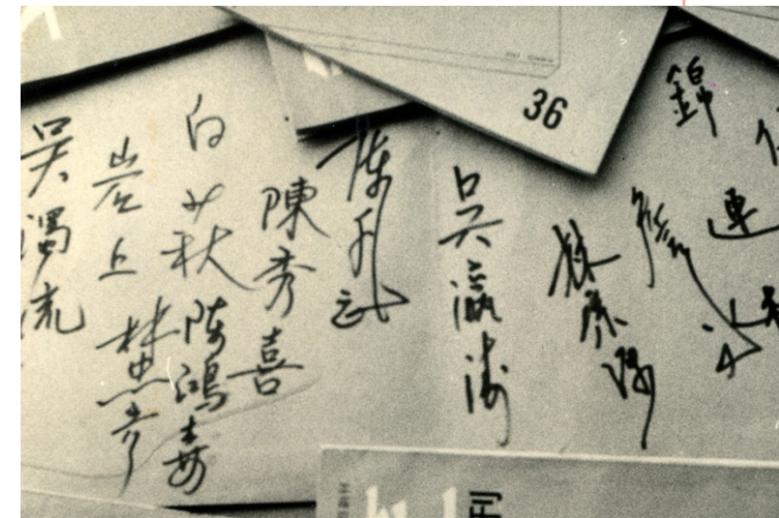
心出版。

陳明台的《臺中市文學發展史》及其主編的《陳干武詩全集》十二冊，均由臺中市立文化中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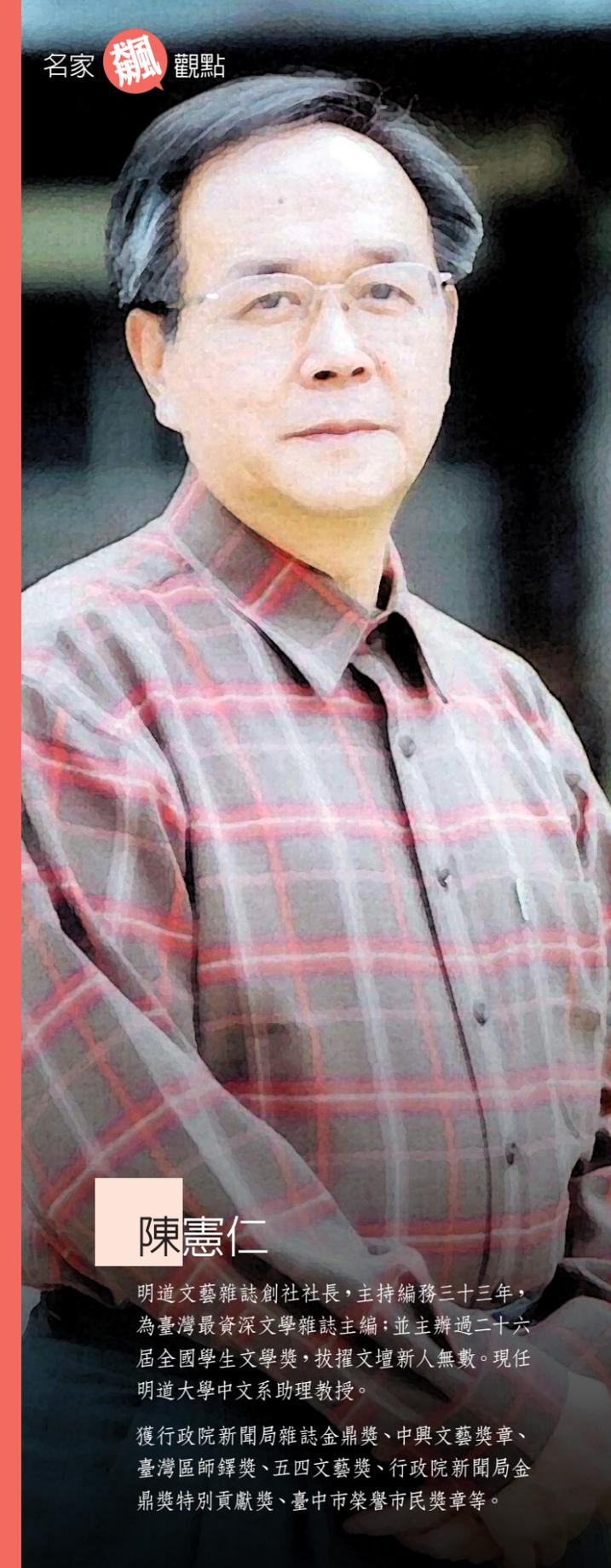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歷任系主任陳明柔、彭瑞金及張靜茹均已舉辦多項臺灣文學活動、演講會。2013年6月6日將舉辦趙天儀捐贈給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一萬冊以上的捐贈儀式，以回贈自己的家鄉臺中的大學。END



■ 臺中一中是臺中市資深作家趙天儀的母校，培育諸多文人。



■ 「笠」詩社詩人簽名。



陳憲仁

明道文藝雜誌創社社長，主持編務三十三年，為臺灣最資深文學雜誌主編；並主辦過二十六屆全國學生文學獎，拔擢文壇新人無數。現任明道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獲行政院新聞局雜誌金鼎獎、中興文藝獎章、臺灣區師鐸獎、五四文藝獎、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臺中市榮譽市民獎章等。

臺中文學的題材與人才

text / 陳憲仁

如果問：「臺中文學是什麼」？答案當然是：住在臺中的作家寫的作品，或是以臺中為題材的作品。

所以，「臺中文學」的發展，不外乎培養寫作人才與挖掘臺中題材。

記得葉石濤說過，臺灣文學亟需擴大創作題材的「空間」和「時間」。

如果把這句話套在「臺中文學」上，則「臺中文學」的發展，的確在題材上需要寫作者多方關注「臺中的空間和時間」。

尤其縣市合併後，「臺中」已經包「山」包「海」包「都會」。這裡的族群聚落除了閩南、客家外，還有原住民族；這裡的古蹟建築，除了寺廟、公有建築外，還有民宅大院；這裡的生態環境，除了公園綠地外，還有高山大海；同時，這裡的人文風俗、歷史遺跡，皆足以讓過去的臺中市民或台中縣民，從寬闊的角度、從嶄新的視野來重新認識。

所以，「臺中文學」可發展的「空間」題材，除了都市文學、庶民文學，或是飲食文學、旅遊文學外，如原住民文學、客家文學、海洋文學、宗教文學、山林文學等，都能顯出臺中文學的特色。

臺中的開發時間早，加上地處島嶼中央，以

及古時行政地位的重要，自古即為人文薈萃之地。不少歷史事件、文化活動，都與臺中有關。故在時間軸上，可以挖掘、採集、探索、記錄的人與事，可謂取之不盡，如大肚社的傳說、丘逢甲的往事、林爽文、戴潮春等事件及「樂社」雅聚、文化協會等活動，如果一一寫進文學作品，臺中文學的內涵將益加豐厚。

當然，文學的發展，最主要的必須有人才、有風氣。

寫作人才的培養和寫作風氣的鼓吹，在臺中，其實已有很好的根基。過去，臺中有報社、雜誌社、寫作班，創作人才的栽培、文學活動的推廣，均甚見成效。現在，雖然報社皆已關閉，雜誌亦甚蕭條，不過，在臺中的大、中學校，仍有不少頗具歷史、頗有規模、頗見用心的「文學獎」在舉辦。如《明道文藝》的「學生文學獎」被譽為「文壇的源頭活水」；中興大學的「中興湖文學獎」也已邁入30屆、並擴大為全國性的大學徵文；東海、逢甲、靜宜、臺中科大……等校也都有類似的徵文傳統。

即使中學，亦不遑多讓，臺中一中和臺中女中的「中一中、中女中聯合徵文」一直是兩校的文學搖籃；惠文高等十多所中學聯合舉辦的「中臺灣聯合文學獎」，也長期在學校裡做著文學扎根、種子培育的工作。

再加上每年文化局「臺中文學獎」的舉辦，年年都可以見到文學花園的繁花盛景。

所以，臺中寫作人才的發掘，在在地文學獎的深耕下，已如伏流一般，隨時都在文學的土地上噴湧而出。

當臺中躍為五都之一，繁華的市容街景、便捷的交通建設，勾勒出欣欣向榮的美夢時，我們更希望藉由文學人才的增多、文學題材的豐厚，來定位臺中的歷史、突顯臺中的特色！



■ 臺中的文學發展極為蓬勃。圖為大墩文學獎（前臺中文學獎）及臺中市作家作品集。

臺中的 在地記憶 與人文傳奇

text / 陳器文

Google 一下臺灣的地圖，看看臺中在哪裡。

臺中，不那麼中央，也不那麼邊陲，位居島嶼的左上方，是臺灣的肝膽，有肝膽的勇氣與血性，臺中的文學，就是滿腔熱血、摯誠相示的文學。

18歲立志，一生初志不改的文學鬥士楊逵，他的文學生涯，應當從木門縫後一雙九歲孩童的眼睛談起：當年九歲的楊逵，在家家關門閉戶的肅殺氣氛中，從大門縫口向外看，看見日軍武裝鎮壓部隊的炮車轟隆隆從家門前過。這樁農民以竹竿綁菜刀對抗長槍大砲的反抗運動，史稱「吧哖事件」。殺氣逼人的景像，像鎂光燈閃痕一樣，烙印在楊逵的記憶中。尤其，楊逵翻閱到一本經臺灣軍司令題字，總督府警務局長寫序的《臺灣匪誌》，使楊逵深深驚愕：「有些歷史之不可靠、有些法律之不公平！」才念中學的楊逵要以筆為鋤，挖開覆土，透過書寫糾正被歪曲的歷史。此後，楊逵雖然多次被捕入獄，出獄再入獄凡十二次，雖然貧、病，雖然歷經無數次的變故與挫辱，未曾放下他「放膽文章筆為鋤」的信念。我們尋找1936年楊逵以火葬場為鄰，拓墾「首陽農園」的遺址；再探訪1961年楊逵在大肚山丘陵坡上匍匐開墾的「東海花園」，發現昔為火葬場、今則前廊後廈；昔為野屋茅簷、

如今則成墓阿埔，楊逵畢生「用鐵鋤把詩寫在大地上」，實跡亦或無存，真相的根苗卻種在人們心上，這就是臺中的文學。

1908年，南北兩端的縱貫鐵路在中部接軌，鳴笛來去中，臺中市聯絡南北，吞吐八方，是臺灣的肺腑。臺中的文學，就是個人情感的小鄉土，連接人們經驗大鄉土的文學。

雞，
縮著一腳在思索著。
而又紅透了雞冠。
所以，
秋已深了……。

這首22字的短詩，是臺中《笠》詩社初創成員林亨泰的〈秋〉歌，早年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們，改用中文後，就像「縮著一腳」，雖如「紅透了雞冠」有著許多心內的話，卻也不得不以最簡單的文字去表達。在臺灣南、北詩壇標榜超現實的實驗路線時，《笠》詩社的詩人反向寫他親在眼前的鄉土與社會，正如詩社同人巫永福一首俳句般詠嘆的〈泥土〉歌：

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
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
飄過竹叢 落葉亮著
向那光的斜線 鳥飛去

潮濕的泥土發出微微的芳香
寒冷的泥土發出淺春的芳香

泥土連接你我的臍帶，也連接了父母與鄉土，《笠》詩人以泥土般拙樸踏實的筆風，傳承了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香火，也浚通中日語文書寫的障礙，成為提燈引路的一代。《笠》詩刊自1964年創刊迄今，舒緩卻不間斷的旋律傳唱半世紀，創造了一則詩界的傳說，詩界的傳奇，這就是臺中的文學。

臺中，在臺灣臺中盆地的中央，端坐盆地腹腔的臺中市，是臺灣的左心房，臺中市民的在地書寫，就是心房顫動的文學，一悲一歡的收縮，讓讀者撩起記憶的悸動，感受血肉的歡樂與疼痛。

1902年，霧峰的林癡仙與其他幾位年輕詩人創辦樂社，倡擊鉢吟，自稱廢人治廢學；同年，變法救亡奔走海外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新小說月刊，倡小說救國。5年（1907）後，樂社同人林獻堂在奈良巧遇梁啟超，二人同根異國，感慨萬端，相見即成莫逆。又5年（1911），梁啟超從神戶來到臺灣，林獻堂及地方父老前往迎迓，這次故人相見，無限激動，梁啟超與樂詩人在臺中公園瑞軒即席賦詩，葉榮鐘形容當時悲中取樂的情境說：「震動一時，不脛而走，傳遍全臺各個角落，連我這個當時只有十一二歲的小孩也能夠朗朗上口，至今猶一字不忘」說這話時的葉榮鐘已67歲了。

文學從來不為政治服務，也不為城市服務，然而在風急雲險的時代，樂詩人與梁啟超在生命交會時素心相待，有歡笑更有淚水，留下難以忘懷的在地記憶與人文傳奇，這就是文學，臺中的文學。END



■ 樂社詩友合照：1911年林獻堂（前排左2）、梁啟超（前排左5）與樂社詩友合照於臺中公園。（王派仁提供）

陳器文

中興大學教授，著有《臺中市志·藝文志》、《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臺灣小說志稿》等。



給臺中 文學館

經驗之談

text / 彭瑞金

我來到臺中任教一轉眼已經十幾年了，但對「臺中文學」其實了解不多。過去所熟知的楊逵、張文環、陳干武、張彥勳、詹冰、洪醒夫……都已作古，健在的盛壯之輩，都沒有特別的研究。何況，已有施懿琳、許俊雅、楊翠，以及陳明臺等人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和《臺中市文學發展史》，對於「臺中文學」有了翔實的記述，好像都輪不到我這臺中過客胡言亂語。最近，因為廖振富教授受託撰寫大臺中文學史及文化局規劃籌設臺中文學館，希望我提供「地方文學史」的撰寫心得，才知道臺中市正在進行的若干文學壯舉。這裡想提供的是我的高雄文學經驗，給臺中文學參考。

平生有幸參加過臺灣第一座、完全由民間發起、民間集資的作家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的籌建工作。也有幸參與了臺灣第一座官辦地方文學館——高雄文學館的布展工作。鍾理和紀念館因為是民間集資不易，加上外在的因素干擾，建館的過程稍長，而且是分階段完成。把館舍完成後，得面對沒有內容的窘境，後來還是「時間」把問題解決了，只要有足夠的堅持，自己撐得過久，就能得到助力。我想說的不是這些，因為官辦文學館都是按計

畫行事，不會有這方面的困境，我想提供的是我們的打帶跑經驗。基於戒嚴時期的謹慎，鍾理和紀念館對外宣稱，實質上是「臺灣文學資料館」。然而，我們都非常清楚，即使我們收藏了足夠或珍稀的臺灣文學資料，座落在高雄美濃尖山腳下的館，也無法發揮太大的功能，何況，根本無力做到善盡文物保藏的設備條件。於是，我們在館舍完工還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就開始辦理「笠山文學營」，以鍾理和文學，以臺灣文學、以文學營講師陣容，「收集」臺灣文學的知音、愛好者。很多館的劣勢、困難，都因文學營的年年舉辦而迎刃而解。甚至，在辦理文學營時忘了館舍的存在，但因建館凝聚的資源和力量，後來還做了很多延伸「工作」，因限於篇幅無法多談，但館不在大有動才靈，是我個人得到的最大收穫。

至於，高雄文學館又是另一種案例。該館是應地方文化、文學工作者之請而設立。利用政府機構的閒置空間修建而成。受到原有空間格局的限制，既無法成為理想的文學博物館展示空間，也無法是理想的文學活動空間。後來，雖然幾經調整、小修，仍然無法非常理想。然而，它從有限的作家影像、文件展示空間往數位影像製作去做空間的無限界延伸，用出版品，例如出版《高雄市文學史》，蒐集高雄市作家著作，都因而擴大了高雄文學的空間。此外，密集地辦理高雄市作家的作品展覽兼講座，也讓文學館出現人潮，最主要的是，它成了高雄市文學的聚焦點。高雄市知名文學家的雕像就座落在文學館旁的公園，文學人的聚會、座談會、新書發表會，都曾經突破原有的空間格局，延伸到館舍的戶外舉行。館發出的文學能量，遠遠超過它的外觀給人的可能想像。

我想提供的地方文學經驗是，絕不要以「地方」自我設限，可以以開闊的加法擴張臺中文學的領域，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放眼臺中文學的未來，所有能為臺中文學匯聚的文學能量，卻不應輕易放過。然而，文學的動能、量能哪裡來？便是需要一部發動機，不斷利用文學營、文學獎、文學講座、文學出版、文學展覽……釋放文學館的能量。我所參與過的兩個文學館，都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而挺立的。END



高雄文學館及其展出文學家作品。

彭瑞金

現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專任教授暨臺灣研究中心主任、臺灣筆會理事長，《文學臺灣》雜誌主編；研究主題與專長以文學評論、臺灣客家文學、臺灣原住民文學、臺灣文學史為主，同時為多產的文化、文學評論家。